

紅樓夢書錄

一粟編著

寶玉

紅樓夢書錄

增訂本

一粟編著

中華書局

紅樓夢書錄

增訂本

一粟編著

*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上海紹興路7號)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

850×1168毫米 1/32 • 14印張 • 326,000字

(原古典文學版印4,800冊)

1959年3月新1版

1963年11月新二版上海第2次印刷

印數：601—2,400 定價：(9) 1.70元

統一書號：10018.152 63.11.漏型

*

內部發行

增訂版說明

此書出版後，四年多來，承蒙北京和外地不少同志投函相問，或出示所藏，或提供意見，我都很感謝。同時，個人蒐集，也又略有積累。由於考慮到書中資料常被引用，對“紅樓夢”研究者還有一些參考價值，乘此迎接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紀念之際，特加以增訂再版。

輯錄範圍，仍以一九五四年十月以前爲斷，不便自亂體例。這次的修改工作，一方面是增補品種，另一方面是校訂訛誤。例如：版本，主要是添上新發現的北京圖書館藏清代舊抄本，和文學研究所藏道光間繼振題記本。譯本，則著錄了待訪的滿文本；歐洲文字，經過增補訂誤，譯本共九種，見聞寡陋，只得此數。其他各類，亦有相應的校補。連前總數，已超過九百七十種。

爲了讀者查檢的方便，編製了書名索引和人名索引。人名部分，限於著者，只有一個例外，即：紅樓夢的各種版本，則不收“曹雪芹”，而收評註、撰序者或編校者；如果沒有的話，那末就收早期的收藏者或目睹者。書名部分，變通的情況在於把版本和譯本一概納入“紅樓夢”名下（石頭記、金玉緣等等異名，綉像、增評等等冠詞，均從略，請查此條），只分抄本、刊本、石印本、鉛印本和譯本五項，不再逐一細列。從工具使用的角度看，似乎也就够了。

儘管作了如上的一些改進，難免還存在着不少缺陷，歡迎讀者繼續批評指正。

一粟 一九六二年九月

例 言

一 這是一本資料書，僅供研究者查檢之用。某些資料中的作者、書店、報刊是反動或有問題的，希望讀者有所區別。

二 它蒐集了從“紅樓夢”問世直到一九五四年十月以前為止的有關作品約九百種，酌加提要或摘錄。對“紅樓夢”研究展開批判以後，應該構成一個新的單元，將來另編。

三 其中反映了二百年來“紅樓夢”的流傳之廣和影響之巨，決不限於一時一地。儘管在曹雪芹死後不久，就已經有人武斷它非“傳世小說”；接着從嘉慶朝起經過玉麟、裕謙、丁日昌、潘順之等人不斷的禁燬，連戲曲都不准開演，可是大量而普遍的事實本身給出了最有力的回答。當然，許多作品，尤其是續書、詩文方面，不可避免地屢雜着封建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利用和歪曲，讀者自能辨別並加以批判。

四，所錄以書面形式者為限，餘如壁畫及木雕、刻瓷、面塑等工藝品之類，概未收入。附帶說明：外文收了幾種譯本，而未收報刊文章；仿作因牽涉較遠，又難嚴格區分，只簡單地選錄了一些；評論不包括文學史、概論中的部分，詩詞不包括追和書中之作，戲曲不包括劇評等。此外，史、集、筆記中有關“紅樓夢”及其作者的片段，為數甚多，不在此例。這些尚待異日擇尤纂輯。

五 每類之中略依年代先後排列。凡未註記載出處或藏家者，多係編者個人所收藏或錄副。

六 條目很不完備（特別是戲曲和報刊評論），而且錯誤一定不少，希望讀者不吝指正。

一 粟 一九五七年六月

目 錄

增訂版說明·····	1
例言·····	2
版本、譯本·····	1
續書(附：仿作)·····	85
評論(附：報刊)·····	153
圖畫、譜錄·····	235
詩詞·····	261
戲曲、電影、小說·····	319
書名索引·····	419
人名索引·····	429
筆劃檢字·····	436

版 本 · 譯 本

版 本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脂硯齋評。殘抄本，存第一至八、十三至十六、二十五至二十八回，共十六回；第四回末缺下半葉，第十三回首上半葉缺左下角。每回一卷，回首題：“第幾回”，中縫則題：“石頭記，卷幾，〔頁〕幾，脂硯齋”。原分裝八冊，第二十八回後劉銓福跋：“脂硯與雪芹同時人，目擊種種事，故批筆不從臆度。原文與刊本有不同處，尙留真面，惜止存八卷。海內收藏家更有副本，願抄補全之，則妙矣。五月廿七日閱，又記。”今四回一冊，共裝四冊。每冊首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第一回正文“出則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一句上多“至脂硯齋甲戌〔1754〕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十五字。簡稱“甲戌”本。首凡例。正文每面十二行，行十八字。有雙行夾評、行間評、眉批及回前後總評。

凡例：“‘紅樓夢’旨義。是書題名極多：□□‘紅樓夢’，是總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風月寶鑑’，是戒妄動風月之情；又曰‘石頭記’，是自譬石頭所記之事也。此三名皆書中曾已點睛矣。如寶玉作夢，夢中有曲，名曰‘紅樓夢’十二支，此則‘紅樓夢’之點睛。又如賈瑞病，跛道人持一鏡來，上面即鑿‘風月寶鑑’四字，此則‘風月寶鑑’之點睛。又如道人親眼見石上大書一篇故事，則係石頭所記之往來，此則‘石頭記’之點睛處。然此書又名曰‘金陵十二釵’，審其名則必係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細搜檢去，上中下女子豈止十二人哉！若云其中自有十

二個，則又未嘗指明白係某某。極至‘紅樓夢’一回中，亦曾翻金陵十二釵之簿籍，又有十二支曲可考。

書中凡寫長安，在文人筆墨之間，則從古之稱；凡愚夫婦兒女子家常口角，則曰中京，是不欲着迹於方向也。蓋天子之邦，亦當以中爲尊，特避其東南西北四字樣也。

此書只是着意於閨中，故敍閨中之事切，略涉於外事者則簡，不得謂其不均也。

此書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筆帶出，蓋實不敢以寫兒女之筆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又不得謂其不備。

此書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夢幻識通靈’。但書中所記何事，又因何而撰是書哉？自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推了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堂堂之鬚眉誠不若彼一干裙釵，實愧則有餘、悔則無益之大無可奈何之日也！當此時，則自欲將已往所賴上賴天恩，下承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飮甘饜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兄規訓之德，已致今日一事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記，以告普天下人。雖我之罪固不能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不肖，則一併使其泯滅也。雖今日之荊榛蓬牖，瓦竈繩牀，其風晨月夕，堦柳庭花，亦未有傷於我之襟懷筆墨者，何爲不用假語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來，以悅人之耳目哉？故曰‘風塵懷閨秀’，乃是第一回題綱正義也。開卷即云：‘風塵懷閨秀’，則知作者本意原爲記述當日閨友閨情，並非怨世罵時之書矣。雖一時有涉於世態，然亦不得不敍者，但非其本旨耳。閱者切記之。

詩曰：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華筵終散場。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夢盡荒唐。

謾言紅袖啼痕重，更有情癡抱恨長。

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

此本劉銓福舊藏，有同治二年(1863)、七年(1868)等跋；後歸胡適。劉銓福，字子重，號雲客、白雲吟客，大興人，同治九年(1870)刑部郎中。同治四年(1865)濮文暹、濮文昶跋：“‘紅樓夢’雖小說，然曲而達，微而顯，頗得史家法。余向讀世所刊本，輒逆以己意，恨不得起作者一譚。睹此冊，私幸予言之不謬也。子重其寶之。青士、椿餘同觀於半畝園並識，乙丑孟秋。”濮文暹，字青士，溧水人，生於道光十年(1830)，卒於宣統元年(1909)，與其弟文昶字椿餘同為同治四年進士，均半畝園西賓，見崇實“惕齋年譜”及唐晏“涉江先生文鈔”等。俞平伯“脂硯齋評石頭記殘本跋”(載“燕郊集”)：“此余所見‘石頭記’之第一本也。脂硯齋似與作者同時，故每撫今追昔，若不勝情。然此書之價值亦有可商榷者，其非脂評原本，乃由後人過錄，有三證焉：自第六回以後，往往於鈔寫時將墨筆先留一段空白，預備填入朱批，證一；誤字甚多，證二；有文字雖不誤而鈔錯位置的，如第二十八回(頁三)寶玉滴下淚來，無夾評，却於黛玉滴下淚來有夾評曰：玉兄淚非容易有的，此誤甚明，證三。又朱筆所錄是否均出於一人之手，抑經後人附益，亦屬難定。其中有許多極關緊要之評，却也有全沒相干的，翻覽即可見。例如‘可卿淫喪天香樓’，固余之前說，得此益成為定論矣；然第十三回(頁三)於寶玉聞秦氏之死，有夾評曰：寶玉早已看定可繼家務事者可卿也，今聞死了，大失所望，急火攻心，焉得不有此血？為玉一嘆。此不但違反上述之觀點，且與全書之說寶玉亦屬乖謬，豈亦出脂齋手乎？是不可解。……

爰志所見之一二焉。析疑辨惑，以俟後之觀者。二十年〔1931〕六月十九日。”

回目第三回作“金陵城起復賈雨村，榮國府收養林黛玉”；第四回作“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蘆僧亂判葫蘆案”；第五回作“開生面夢演紅樓夢，立新場情傳幻境情”；第六回作“賈寶玉初試雲雨情，劉姥姥一進榮國府”；第七回作“送宮花周瑞嘆英蓮，談肄業秦鐘結寶玉”；第八回作“薛寶釵小恙梨香院，賈寶玉大醉絳芸軒”；第二十六回作“蜂腰橋設言傳蜜意，瀟湘館春困發幽情”；第二十八回作“蔣玉菡情贈茜香羅，薛寶釵羞籠紅麝串”；餘同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萃文書屋本“新镌全部綉像紅樓夢”（以後簡稱程甲）。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脂硯齋評。殘抄本，存第一至二十、三十一至四十、六十一至七十回，共四十回；第一回首缺約三分之一回。內第六十四、六十七兩回係抄配，第六十七回後題云：“‘石頭記’第六十七回終，按乾隆年間抄本，武裕菴補抄。”第五回前箋條：“春困蕨蕤擁綉衾，恍隨仙子別紅塵；問誰幻入華胥境，千古風流造業人”，同戚本。有“己卯〔1759〕冬月”、“脂硯齋凡四閱評過”字樣，簡稱“己卯”本。正文每面十行或十一行，行三十字或二十五字。有雙行夾評、行間評、眉批及回前後總評。

此本董康舊藏，後歸陶洙，現歸文化部。

回目同“庚辰”本，第六十四、六十七回同程甲。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脂硯齋評。殘抄本，存第一至六十三、六十五至六十六、六十八至八十回，共七十八回。分裝八冊，除第七冊外，每冊十回。第十七、十八回未分開；第十九回無回目；第二十二回未完，回後總評：“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嘆嘆。丁亥〔1767〕夏畸

笏筭”；第七十五回缺中秋詩，回前總評：“乾隆二十一年〔1756〕五月初七日對清，缺中秋詩，俟雪芹”；第八十回無回目。每冊首頁有各冊目錄，並題：“脂硯齋凡四閱評過”，第五冊起加題：“庚辰〔1760〕秋月定本”或“庚辰秋定本”；每回首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簡稱“庚辰”本。正文每面十行，行三十字，但所據底本，每行殆係三十五字。有雙行夾評、行間評、眉批及回前後總評。

此本徐郙舊藏，後歸燕京大學圖書館，陶洙等有攝影本；現歸北京大學圖書館。徐郙字頌閣，嘉定人，同治元年（1862）狀元，協辦大學士。李壽民“還珠樓叢談”（載1947年2月“茶話”第九期）：“記徐頌閣藏脂硯齋舊鈔八十回本‘紅樓夢’：……胡適之撰‘紅樓夢考證’即據此本，且爲長跋，今原書及跋均藏徐氏。”或謂獨坐幽篁圖李葆恂題詞所云端方藏稿本八冊即此。

回目第三回作“賈雨村賁緣復舊職，林黛玉拋父進京都〔書前作都京〕”；第四回作“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蘆僧亂判葫蘆案”；第五回作“遊幻境指迷十二釵，飲仙醪曲演紅樓夢”；第六回作“賈寶玉初試雲雨情，劉姥姥一進榮國府”；第七回作“送宮花賈璉戲熙鳳，宴寧府寶玉會秦鍾”；第八回作“比通靈金鶯微露意，探寶釵黛玉半含酸”；第九回作“戀風流情友入家塾，起嫌疑頑童鬧學堂”；第十四回作“林儒海捐館揚州城，賈寶玉路謁北靜王”；第二十五回作“魘魔法姊弟逢五鬼，紅樓夢通靈遇雙真”；第二十八回作“蔣玉菡情贈茜香羅，薛寶釵羞籠紅麝串”；第二十九回作“享福人福深還禱福，斟情女情重愈斟情”；第三十回作“寶釵借扇機帶雙敲，椿靈劃薺癡及局外”；第三十六回作“繡鴛鴦夢兆絳芸軒，識分定情語梨花院”；第三十七回作“秋爽齋偶結海棠社，蘅蕪苑夜擬菊花題”；第四十一回

作“櫛翠庵茶品梅花雪，怡紅院劫遇母蝗蟲”；第四十二回作“蘅蕪君蘭言解疑癖，瀟湘子雅謔補餘香”；第五十回作“蘆雪廠爭聯即景詩，暖香塢創制春燈謎”；第五十二回作“俏平兒情掩蝦鬚錫，勇晴雯病補雀金裘”；第五十六回作“敏探春興利除宿弊，時寶釵小惠全大體”；第五十七回作“慧紫鵲情辭試忙玉，慈姨媽愛語慰癡顰”；第五十八回作“杏子陰假鳳泣虛凰，茜紗窗真情揆癡理”；第五十九回作“柳葉渚邊嗔鶯咤燕，絳雲軒裏召將飛符”；第六十一回作“投鼠忌器寶玉情臟，判冤決獄平兒情權”；第七十四回作“惑奸譏抄揀大觀園，矢孤介杜絕寧國府”；第七十六回作“凸碧堂品笛感淒情，凹晶館聯詩悲寂寞”；第七十八回作“老學士閑徵嬌癩詞，癡公子杜撰芙蓉誅”；第七十九回作“薛文龍悔娶河東獅，賈迎春誤嫁中山狼”；餘同程甲。

紅樓夢

脂硯齋評。抄本，八十回，缺末頁。首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菊月夢覺主人序，次目錄。簡稱“甲辰”本。目錄前、正文前及中縫均題：“紅樓夢”。正文每面九行，行二十一字。有雙行夾評；第一回回目後“此開卷第一回也”、“此回中凡用夢幻等字”二段，第二回回目後“此回亦非正文本旨”、“未寫榮府正人，先寫外戚”、“通靈寶玉於士隱夢中一出”三段，均低正文一格，作總評款式。又第十九回前總評：“此回寫出寶玉閑闔書房，偷看襲人，筆意隨機跳脫。復又襲人將欲贖身，揣情諷諫，以及寶玉在黛玉房中尋香嘲笑，文字新奇，傳奇之中殊所罕見。原本評注過多，未免旁雜，反擾正文，今刪去，以俟觀者凝思入妙，愈顯作者之靈機耳。”

夢覺主人序：“辭傳閨秀而涉於幻者，故是書以夢名也。夫夢曰紅樓，乃巨家大室兒女之情，事有真不真耳。紅樓富

女，詩證香山；悟幻莊周，夢歸蝴蝶；作是書者藉以命名，爲之‘紅樓夢’焉。嘗思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其次有‘春秋’、‘尚書’、志乘、檇杌，其事則聖賢齊治，世道興衰，述者逼真直筆，讀者有益身心。至於才子之書，釋老之言，以及演義傳奇，外篇野史，其事則竊古假名，人情好惡，編者託詞譏諷，觀者徒娛耳目。今夫‘紅樓夢’之書，立意以賈氏爲主，甄姓爲賓，明矣真少而假多也。假多卽幻，幻卽是夢，書之奚究其真假，惟取乎事之近理，詞無妄誕，說夢豈無荒誕，乃幻中有情，情中有幻是也。賈寶玉之頑石異生，應知琢磨成器，無乃溺於閨閣，幸耳關雎之風尚在；林黛玉之仙草臨胎，逆料良緣會合，豈意摧殘蘭蕙，惜乎標梅之歎猶存。似而不似，恍然若夢，斯情幻之變互矣。天地鍾靈之氣，實鍾於女子，詠絮九熊，工容兼美者，不一而足，貞淑薛姝爲最，鬢婢嫋嫋，秀穎如此，列隊紅妝，釵成十二，猶有寶玉之癡情，未免風月浮貶，此則不然：天地乾道爲剛，本秉於男子，簪纓華胄，垂紳執笏者，代不乏人，方正賈老居尊，子侄躋躋，英年如此，世代朱衣，恩隆九五，〔此處當漏七字〕，不難功業華褒，此則亦不然。是則書之似真而又幻乎？此作者之闢舊套開生面之謂也。至於日用事物之間，婚喪喜慶之類，儼然大家體統，事有重出，詞無再犯，其吟詠詩詞，自屬清新不落小說故套；言語動作之間，飲食起居之事，竟是庭闈形表，語謂因人，詞多徹性，其談諧戲謔，筆端生活未墜村編俗俚。此作者工於敘事，善寫性骨也。夫木槿大局，轉瞬興亡，警世醒而益醒；太虛演曲，預定榮枯，乃是夢中說夢。說夢者誰？或言彼，或云此。旣云夢者，宜乎虛無縹緲中出是書也，書之傳述未終，餘帙杳不可得；旣云夢者，宜乎留其有餘不盡，猶人之夢方覺，兀坐追思，置懷抱於永永也。甲辰歲菊月中浣夢覺主人識。”

此本山西文物局舊藏，現歸北京圖書館。

回目第三回作“托內兄如海酬訓教，接外孫賈母惜孤女”；第二十五回作“魘魔法叔嫂逢五鬼，紅樓夢通靈遇雙真”；第二十八回作“蔣玉菡情贈茜香羅，薛寶釵羞籠紅麝串”；第三十回作“寶釵借扇機帶雙敲，椿靈畫薔癡及局外”；第三十七回作“秋爽齋偶結海棠社，蘅蕪苑夜〔回首作院長〕擬菊花題”；第三十九回作“村姥姥是信口開河，情哥哥偏尋根究底”；第四十一回作“賈寶玉品茶櫬翠庵，劉姥姥醉臥怡紅院”；第五十四回作“史太君破陳腐舊套〔回首作倉〕，王熙鳳莽〔回首作效〕戲彩斑衣”；第五十八回作“杏子陰假鳳泣虛凰〔回首作鸞〕，茜紗窗真情挑〔回首作揆〕癡理”；第六十一回作“投鼠忌器寶玉情藏，判冤決獄平兒情權”；第六十七回作“餽土物顰卿思〔回首作念〕故里，訊家童鳳姐蓄陰謀”；第七十六回作“凸碧堂品笛感淒情〔回首作淒情〕，凹晶館聯詩悲寂寞”；第七十九回作“薛文龍悔娶河東吼，賈迎春誤嫁中山狼”；第八十回作“美香菱屈受貪夫棒，醜道士胡謔妬婦方”；餘同程甲。

紅樓夢

吳曉鈴藏殘抄本，存第一至四十回。首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舒元煒序，次舒元炳題沁園春詞，次目錄。目錄前及正文前均題：“紅樓夢”。簡稱“己酉”本。正文每面八行，行二十四字。第五回首一詩同戚本。

舒元煒序：“登高能賦，大都肖物爲工；窮力追新，只是陳言務去。惜乎‘紅樓夢’之觀止於八十回也。全冊未窺，悵神龍之無尾；闕疑不少，隱斑豹之全身。然而以此始，以此終，知人尙論者，固當顛末之悉備；若夫觀其文，觀其竅，閑情偶適者，復何爛斷之爲嫌。矧乃篇篇魚貫，幅幅蟬聯，漫云用十而得五，業已有二於三分。從此合豐城之劍，完美無難；豈其探赤

水之珠，虛無莫叩。爰夫諧華胄之興衰，列名媛之動止，匠心獨運，信手拈來，情生乎文，言立有體，風光居然細膩，波瀾但欠老成，則是書之大略也。董園子偕弟澹游方隨計吏之暇，憩紹衣之堂，維時溽暑蒸，時雨霏，苔衣封壁，兼□□問字之賓；蠹簡生春，搜篋得臥游之具。述其錦心綉口，聯篇則柳絮團空；泊乎譎波詭云，四座亦冠纓索絕。處處淳于炙輠，行行安石碎金。□□斷香零粉，忽尋聲而獲爨下之桐；雖多玄□□□，□□□□□□□□□□。筠圃主人瞿然謂客曰：客亦知升沉顯晦之緣，離合悲歡之故，有如是書也夫？吾悟矣，二子其爲我贊成之可矣。於是搖毫擲簡，口誦手批。就現在之五十三篇，特加讐校；借鄰家之二十七卷，合付鈔胥。核全函於斯部，數尙缺夫秦關；返故物於君家，璧已完乎趙舍。（君先與當廉使並錄者，此八十卷也。）觀其天室永絲蘿之締，宗功肅霜露之晨，乘朱輪者奚止十人，珥金貂者儼然七葉。庭前舞彩，膝下含飴，大母則宜仙宜佛，郎君乃如醉如癡。御潘岳之板輿，閑園暇日；承華歆之家法，密室朝儀。劉氏三姝，謝家羣從，雅有荀香之癖，時移徐淑之書。林下風清，山中雪滿，珠合於浦，星聚於堂。絳蠟筵前，分曹射覆；青綾帳裏，索笑聯吟。王茂宏之犢車，頗傳悠謬；鄭康成之家婢，綽有風華。耳目爲之一新，富貴斯能不朽。至其指事類情，卽物呈巧，皎皎靈台，空空妙伎。鎔金刻木，則曼衍魚龍；範水模山，則觸地邱壑。儼昌黎之記畫，雜曼倩之答賓，善戲謔矣，姑謀樂也。代白丁兮入地，褫墨吏兮燃犀。歡娛席上，幻出清淨道場；脂粉行中，參以風流裙屐。放屠刀而成佛，血濺天桃；借冷眼以觀時，風寒落葉。凡茲種種，吾欲云云，足以破悶懷，足以供清玩。主人曰：自我失之，復自我得之，是書成而升沉顯晦之必有緣，離合悲歡之必有故，吾滋悟矣。鹿鹿塵寰，茫茫大地。色空幻境，作者增好了

之悲；哀樂中年，我亦墮酸辛之淚。昔曾聚於物之好，今仍得於力之強。然而黃墟回首，邈若山河（痛當廉使也）；燕市題襟，雨分新舊。辨酸醎於味外，公等洵是妙人；感物理之無常，我亦曾經滄海。羊叔子峴首之嗟，於斯爲盛；蓋次公仰屋之嘆，良不偶然。斗筲可飲千鍾，且與醉花前之酒；黃粱熟於俄頃，姑樂游壺內之天。客曰善。於是乎序。乾隆五十四年歲次屠維作噩且月上浣虎林董園氏舒元煒序並書於金臺客舍。”

舒元炳題詞：“沁園春：貴族豪華，公子風流，綺羅爭妍。嘆眉尖常鎖，空驚才豔；帳前微語，竟說姻緣。兩美難并，一心誰屬，幼小情親意倍牽。尤堪羨，羨一家姊妹，個個能賢。酒酣芍藥橫眠，更翠羽輕披分外鮮。看斑衣起舞，卿真善謔；倩粧復整，我亦生憐。裘可重縫，花能解語，觴政平持巧令宜。重展卷，恨未窺全豹，結想徒然。澹游偶題。”

回目第三回作“托內兄如海酬閨師，接外孫賈母憐孤女”；第四回作“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蘆僧亂判蘆葫案”；第五回作“靈石迷性難解仙機，警幻多情秘垂淫訓”；第六回作“賈寶玉初試雲雨情，劉姥姥一進榮國府”；第七回作“送宮花周瑞嘆英蓮，談肄業秦鍾結寶玉”；第八回作“薛寶釵小宴〔總目作恙〕梨花院，賈寶玉逞〔總目作大〕醉絳雲軒”；第九回作“戀風流情友入學堂，起嫌疑頑童鬧家塾”；第十七回作“大觀園試才題對額，榮國府奉旨賜歸寧”；第十八回作“隔珠帘父女勉忠勤，搗湘管姊妹裁題詠”；第二十回作“王熙鳳正言彈妒意，林黛玉巧語學嬌音”；第二十五回作“魘魔法叔嫂逢五鬼，通靈玉蒙蔽遇雙仙”；第二十六回作“蜂腰橋目送傳密語，瀟湘館春困發幽情”；第二十八回作“蔣玉菡情贈茜香羅，薛寶釵羞籠紅麝串”；第二十九回作“享福人福深還禱福，多〔總目作癡〕情女情重愈斟情”；第三十回作“寶釵借扇機帶雙敲，椿靈劃薺癡及局外”；